



## 加拿大温尼伯民众震惊于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下午七点, 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温尼伯 McNally Robinson 书店举办了《国有器官》的签名售书会, 购书者踊跃, 场面热烈。

温尼伯地区卫生局移植医师英杰华·戈德堡主持了这场签售会。在开幕词中, 她提到作为一名帮助肾衰竭儿童安排做移植手术的医师, 一次偶然的机遇在波士顿了解到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 感到非常震惊。

二零零六年以来, 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对中共系统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这一控告展开独立调查。二零零九年他们出版了第一本完整的独立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活摘》, 确认了活摘器官事实, 他们指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

二零一二年七月, 大卫·麦塔斯和“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的创办人特雷医生共同编辑和出版了《国有器官》一书。书中收录了多位在国际器官移植领域的著名人士和权威医生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专业角度分析了中共活摘器官, 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活摘器官的罪行, 并呼吁国际社会谴责并采取行动加以制裁。

在签售会上, 麦塔斯说, 他出版这两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帮助改善受害者在中国的人权状况。人们看到这些书后会采取一些行动, 而这些行动则会影响到罪犯从而间接影响到受害者的处境。比如以色列在今年四月后就禁止保险公司为国民到海外做器官移植手术支付费用。

到场的一位女士向麦塔斯提问, 在加拿大, 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感到惊愕, 然而在中国人们却会接受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让她感到非常疑惑。大卫解释说, 中共政府在一九九九年至今采用了大量的仇恨宣传, 将法轮功学员妖魔化和边缘化, 使得那些行



麦塔斯在新书《国有器官》签售会上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凶者在行凶时并不将法轮功学员象人一样看待。他提到, 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接受采访时告诉他说, 当一个警察在对这名学员实施酷刑时, 曾说过“我不把你当人看, 所以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另一方面, 由于更大部份的中国人并不了解法轮功, 也不

知道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 在这种消息封闭的情况下也默许了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依然在中国持续上演着。

当天到场人数众多, 人们纷纷表示对中共恶行的谴责。◇

## 法轮大法教导出了什么样的人?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二十周年, 受益者遍及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仅台湾一地就有数十万法轮功学员。可是, 在世界各地备受推崇的法轮功, 却遭到中共无理智、非法、恶毒的灭绝式打压。有人说, 中共才是真正想毁灭中华的西来邪教, 也有人说, 因为中共对信仰“真、善、忍”民众的打压和对行恶者的纵容, 使得今日中华道德之快速下滑。

那么,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中共这些年来到底打压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吧。(以下事例摘自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在海外《明慧网》的投稿)

●二零零零年的腊月, 湖北浠水某地, 几天大雨使清港的泥巴堵塞了通向集市的要道, 无法通行, 但没有人管。一位七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看到后, 自己拿来铁锹, 一锹锹地将



泥巴挪到港边的岸上, 干得大冬天脱了棉衣还浑身是汗。

老人头一天用五个多小时清了三百多米, 又用了两天的时间, 才把整段路上的泥沙都搬走。不知情的行人以为他是多少钱包下来的, 不知道这是老人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自觉自愿的……

●二零一零年七月, 东北地区遭遇了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洪水。一时间物价飞涨, 身为菜农的法轮功学员和老伴(也是法轮功学员)关键时刻不乘人之危, 不发国难财, 菜价和往日一样。买菜的人知道这么卖一车菜得少获得好几百元钱, 于是(转下页)

# 郝湘君自述：六年冤狱 家破人亡

【明慧网】我叫郝湘君，今年五十八岁。我要给大家讲的是我的亲身经历——在中共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中，我是怎样被迫害的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

## 省府、北京一般黑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江泽民为首的邪恶集团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非法打压。广大修炼人无法理解和接受这个事实。我和大法学员们去省政府上访。没想到，省政府不但没给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访民一个合理的解答，相反指挥大批警察对付我们，最后用大汽车将我们拉到抚顺的一个偏远山上，把我们扔在那儿就把汽车开走了。我们边走边打听回家的路，到晚上才找到家。

二零零一年，看到三十六个西人大法学员走上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讲真相，我受到了很大的启悟，很大的鼓舞，我想：这么好的功法，外国五十多个国家（这是当年的数字，现在法轮大法已弘传一百多个国家）都让炼，唯独中共不让炼，而且那么多中国人被其蒙蔽，我也应该上天安门去讲真相，让北京最高领导者知道大法的美好和人民群众的心声。那年的十月份我就去了北京天安门讲真相。

我的横幅一打出来，我就被几个

便衣摀倒，他们对我连踢带打。我被拎到天安门旁边（故宫）的一间房子里，十一点多钟被拉到天安门公安分局。在分局，警察对我进行非法审讯。他们将我关到铁笼子里面，到傍晚时铁笼子里已经关了六十多人。

晚上又把我和另外几个人拉上车，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后，关进了一个派出所。有一个别人叫他“队长”的人对我进行非法审问，问我家是哪里的？我不说。他打了我三个耳光。可能是打我把他的手打疼了，一边甩手一边说：“太疼了！我不审了。”又换了一个人来，这人比较伪善，他把我家庭住址套出去了，然后把我送到了个空屋里。屋里什么也没有，我坐在水泥地上待了一夜。

次日中午，警察都去吃饭了，我趁机走出了派出所。乘火车回抚顺后，我没到家之前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得知派出所警察在我家蹲坑，一直蹲了半个月。从此我在大法学员的帮助下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

## 新抚派出所、抚顺看守所对我的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月初一那天早上，警察闯进我们的住处。我们三个大法学员被他们强行戴上手铐，用衣服蒙上头绑架到新抚派出所。一小时后，



图：浇凉水

又把我们劫持到华山派出所（新抚刑警中队），分别对我们进行非法审讯。警察拿水壶往我的脖领子里浇凉水，后又把我衣服扒光，用手铐铐在院子里的大铁柱子上继续往我身上浇凉水，一直持续浇了四十多分钟。再拉回屋继续审问，后将我铐在铁椅子上待了一夜。早上起来，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才肯让我上了一次厕所。下午我和另外五个大法学员一起被拉到抚顺市看守所，逼迫我们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换上号服，投进了号里。

我被关进206号监室，那里的管教叫张志刚。十多平方米的号里人多时关了五、六十人，人少时也有二、三十人。每人都“立板”也睡不下。每天睡觉时像钉楔子一样被管号的往里踹。

## 六年冤狱 家破人亡

二零零三年七月，我被无端的非法判刑六年，被关进沈阳大北监狱第二监狱的第二十监区。

开始每天被强制洗脑——强迫看录像。把我们关到一个大屋里，三个警察看着，每天逼坐板凳“思过”。

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九日，我被劫持到东陵监狱。由于在第二监狱的长期遭受迫害，我突然中风，右侧身体瘫痪。即使如此，东陵监狱不让我办保外就医，每天还派两个“包夹”看着我，直至我出冤狱。

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当局拒绝告诉妻子我的实况，她得不到我的任何音信，久而久之思虑成疾，得了急性肝病悲愤离世。后来我才知道，妻子因为没钱只好把房子卖了治病。妻子走后十八岁的女儿无家可归，只好投奔小姨家，由小姨照料生活。◇

（接上页）都议论起来：“说人家法轮功不爱国、不好，纯粹是胡说，今天早上我们是亲眼见证了，这位炼功大叔做到了真、善、忍，我们从心里佩服。”也有的大声喊着：“法轮大法真好！我亲眼看到了，要都炼法轮功，中国就有希望了。”

●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婆婆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老人七十八岁那年患上全身类风湿性关节炎，全身关节变形，不能下床，需要人常守着。婆婆先住在哥哥家，大家轮流去照顾，但不到一个星期，嫂子和哥哥打架动刀子，婆婆不得不搬到大姐家……后来这位媳妇得法了。她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主动把婆婆接到自己家，一天三顿喂饭，梳头，洗脸，洗手，端屎倒尿，抱到院子里晒太阳，无微不至，拉在裤子里也不嫌弃。

●一位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发现，新购买的旧楼多数都是流动户，遇事互不相让，楼梯间乱扔垃圾袋，臭气熏天，踩脏鞋就破口大骂。她开始自己动手清扫，没有怨、没有恨，天天义务打扫，这一干就是十年之久。楼道卫生好了，邻居们感动于大法弟子的无私付出，渐渐也和睦了。有一件事发生在二零零四年夏季的一天，楼道里连续几天出现大小便，恶臭的气味招来的苍蝇飞来飞去。发现后她再次及时赶去用清水刷洗干净，这天她正收拾的时候，三楼一位新住户看见她不顾被笤帚弹起的粪便弄一身仔细打扫的样子，错认为粪便是她的家人干的了，当面唾骂：“臭不要脸！”面对委屈她没有动心。她的行为终于感动了肇事者，他主动来认错，说自己再这么干就不是人。◇